

學 會 的 話

廖
思
善

學會的功能是非常大非常大的。這一直被肯定的結論，卻從也沒被實現過。學會可以促進各年級間的感情；可以溝通師生間的意見；可以造成系理的學術風氣；可以給予機會讓同

學接觸各類知識與生活等等。學校能做的，系裡能做的及學會所能做的，所差無幾。功能都在裡頭，端看負責人如何盡力。學校範圍大了，作用不切身；學系專業化了，照顧不周備；所不足者可以由學會來補償。更直接的就由各班來推行。但事猶分大小，其適用範圍不盡相同。

我們對學會的功能再做一些具體的陳述：

一、各年級間感情的促進：譬如辦一些全系的球賽、郊遊等，增加各年級同學接觸的機會，在愉快的氣氛中達到聯誼的效果。互相可以從生活談到學術，乃至思想的交流。

二、師生間意見的溝通：類似茶會等閒談，使師生直接接觸。且可反應學生的意見給老師，更可提供學生個案，使老師能做分別輔導。另一方面使學生了解各個老師所做的研究，令學生對系裡有進一步的認識。

三、蔚成學術風氣：舉辦演講，討論會等，提高學生對學術研究的興趣。並可輔導各年級自行舉辦同性質的研討會。

四、增進對廣大知識與生活面的認識：學術演講不限於有關物理的，我們還可以提供關於哲學、人文及社會等知識的接觸機會。對於生活情趣、普通常識的需要，是物理系學生所待加強的。

這年的學會在上述的功能中做到了什麼？沒有。真的是一點也沒

有。那麼這年學會為何存在？不錯，這年學會的存在是一種浪費。一開始除了承襲傳統的形式外，它畢竟也由一股對上述功能的熱誠所支持，但是就在一開始以後，種種因素之下，學會就成了空有的名稱，唯有捨本逐末。那些「末」，事實上可以沒有，可是已沒有「本」，若再沒有「末」，豈不等於沒有學會！所以即使逐末，我們猶可以用來談學會！此外我們很明顯地發覺大多數人並不遣責學會。假使已有如此想法卻仍保持沈默的人，他們亦應心存愧疚，雖然學會可以感謝他們的仁慈。但我們知道多數人根本沒想過要去責備虛存的學會（遽然不滿的咒罵不算）。如此學會面對這些人就難辭其咎，因為學會沒有讓多數人感知學會有其存在功能。

這年學會還不至於罪該萬死。因為以往的學會沒有能有任何成效使在今年學會手中喪失。也就是說，學會既沒有實在的存在過，如何「荒誕而亡」！但我們已肯定學會假使存在的話必能發揮很多功能，所以我們的罪過在於沒有使它誕生。

若說學會這年度做了一件目的中的工作，那是透過各班代制定了學會組織的嚴密細則。給予了一個架構，蓋房子就必然些。不至於一片荒蕪，保持原狀猶可令一般人順眼。另外一點學會在不實在存在的情況，未能做到一點，即沒令同學的感情得以宣洩。假使我們一開始就沒有「本」，那麼做起這件事該是輕而易舉。所以希望下屆學會切記，一開始就認為該做的就徹底貫徹它。若已預知無能做到（已擺脫束縛去做），一開始心就不要存它，否則牽制之下，將各處落空。

物理系，甚至整個理學院的學生，不曾存有「責任」的觀念——對社會，對人群盡責。其實就是對自己負責，它們只是裡外的映照。功課繁重不是理由。醫學系的學生，功課該不比物理系學生輕鬆。雖然時下從醫掙錢的想法仍在，可是風氣上，他們已試圖掙脫這個觀念。他們討論中國醫學；考慮下鄉行醫；爭論建立綜合醫院等，這就是一

股風氣的蔚成。反看物理系，似乎不存有「私利」的問題，而其實是已病入膏肓，習慣如此，根本無人去發覺問題來談。推之理學院亦皆如此。所以理學院的學生有幸更專心研究學問。可是應該有人認為這是一項悲哀。物理系的學生不但認為自己對事負責是一種浪費，即使他對事負責，別人亦認為對他而言是一種浪費。也就是所謂對自己負責已變了質，所以根本沒有不對自己負責的問題。那麼學會在這一點可以做些什麼？就是要努力去帶動這股風氣，當然學會必先得實質存在。不過這個工作應該屬於整個理學院的。可是理代會存在過嗎？

待解決的問題，學會該做的事有很多。物理系呀！你何時肯定學會的功能！？系學會呀！你何時讓人感知你的功能！？

奉獻需要等待時機嗎？意思是說奉獻前得先充實自己，直到滿意於可以提出時再去奉獻嗎？不相信你能馬上回答這個問題。猶疑間就是一年過去。

對話錄二

「經理，辦公室的門壞了，我去請個人來修。」

「是！是啊！門壞了有很多原因，一個是有些人不夠小心、關門太重，一個是門當初做的時候沒有用上等的木材，而且年代也久了！如果是鐵門的話，就不會那麼快就壞的。當然啦，還有很多原因，譬如——」

「經理，我想您認為該修的話，我就去請個人來。」

「是！是啊！請個人來修容易。好像南京東路二段上有一家專門修理門窗的，火車站後頭也有一家，是！是啊！——」

「經理，我們同事中就有個人會修，可以馬上過來修。」

「那就方便多了！不過我想其他，是！是啊！總務股庶務股應該知道這件事，同時明天就要召開董事會。所以我們再看看。好吧

！就這樣。謝謝！謝謝辛苦您了。」